

# 中華大典

## 徐復祚

## 傳記

## 論說

明·佚名《紅梨花雜劇跋》 沒照應、沒關合，擘頭說起，幕地結煞，似不宜於時目也。然一種雋永之味，如太羹玄酒，如布帛菽粟，令人於沖淡中，愈咀嚼愈覺有味，則非元人伎倆不能。

明·玉蟾道人《題紅梨花傳奇》 自博陵遇合，而佳人才子，遂隻千古。正以世無尤物，清史巫山雲雨，長夜漫漫耳。巧矣哉，紅梨花之遇合也。女中素秋，男中伯疇，先炙人口，後合豐城，則及趙，風流嫵媚張而兩之矣。然余不多素秋、伯疇，而多孟博。其人也，始終至之，婉轉就之，令其乍喜而乍戚，乍合而乍離，疑真疑假，驚信驚誤；所謂天下有心人，非孟博之謂乎。琴川逸士，艷《紅梨》之奇，副以《桃葉》之歌，洵足傳矣。然聽之則爲《桃葉》，觀之則爲《金蘭》。故知《紅梨傳》之傳也，非傳姻譜也，傳交箴也。第其徵聲度曲，蓋以元劇中《詩酒紅梨》而演之者。於是晟溪朗庵子爲之尋宮摘調，指事諧聲，練其漆，朱丹其轂，一振南音之雅，而綴以北音之劇，令南北不分曹而奏。若曰音之有南北，自元始也，今仍元之舊已耳。余笑曰：然乎。昔塗山女候禹始作南音，有娥氏候帝始作北音，則音之有南北，振古如斯，獨元也乎哉。若素秋之逐伯疇也，伺伯疇也，遇伯疇也，作塗山之音可也，作有娥之音亦可也。雖然，度曲者汗牛，而賞音者寥寥矣。蜀之用修、吳之元美、雲間之元朗、松陵之伯英，以暨吾湖故鄣之管叔亦邈矣。是傳也，可同義仍之《四夢》，日置案頭，倘矮子觀場，遂人故慮以俳優視之，余又願爲吳琴之碎也已矣，奚暇置喙南北之異乎否。

清（雍正）《昭文縣志》卷七一 徐復祚，字陽初，大司空枋之孫。爲諸生，博學能詩，尤工詞曲。傳奇若《紅梨》、《投梭》、《祝髮》、《宵光劍》、《一文錢》、《梧桐雨》諸本，傳誦梨園。又嘗做陶九成《輟耕錄》作《村老委談》三十卷。

清·王應奎《柳南隨筆》卷一 徐復祚，字陽初，號簪竹，大司空枋之孫。博學能文，尤工詞曲。某宗伯題其小令，以高則誠爲比。傳奇若《紅梨》、《投梭》、《祝髮》、《宵光劍》、《一文錢》、《梧桐雨》諸本，至今流傳於世，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。又嘗做陶九成《輟耕錄》作《邨老委談》，原本三十六卷，今所存者六卷而已。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，而身歿之後，遺書散佚，名字翳然。

## 紀事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一二《一文錢》 明萬曆間人作，自標曰破慳道人。《兩生天》下半截，即採此爲藍本。而中間亦有各異處。彼以盧至爲西安人，此以爲舍衛城人，此乃據實，彼乃翻改。至事本出內典，籍係西方，非內地人也。彼所記謂是元旦時事，此言二月中阿蘭會節。西天帝釋及後釋迦佛兩段說白，係作者用意處，融會佛門宗旨以立言，《兩生天》劇內俱刪去。曲調亦間有改易。末折至將叩訴國王，釋迦佛廣布神通，令宮門上人堅不許進，至不得已而取決於佛，佛因得指點入道，其所造者給孤獨園其化爲衆盧至者即釋迦諸弟子也。《兩生天》記以至爲唐時長安人，見人假冒己形，憤欲訴于縣令，吏以新正不理事卻之。一路向上，遂欲叩關，處處皆被阻遏，叩關不得。帝釋以拄拂之，至跌于地，其魂被引到靈鷲山，乃見如來憤訴。委折甚多，不如此原本之直捷。蓋作《兩生天》者，欲合龐蘊爲一，不得不以至爲唐時人，爲長安人也。此處釋迦佛云帝釋與金

童玉女同衆徒弟，引其性靈同其妻子送入西方，是言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處。《兩生天》後來結果，則是從中華至天竺也。亦有異同，不可不辨。《兩生天》云：至妻稽氏，不的。此只云盧至員外之妻。

又《宵光劍》 明時舊本，不知誰作。宵光劍上刻衛青名，鄭質以此殺人，遺禍於青，故曰《宵光劍》。《史》云：民母之子，不以為兄弟數。未嘗欲殺青也。劇云：鄭質令翻水牛殺青於甘泉居室，誤殺衛明，青因被擒，問辟。鐵勒奴求救於公孫敖，故令往求平陽主，向主家掃雪，懇主婢傾城勸主力救。會子夫有妊，而武帝幸主家，遂得請，大赦，青因獲釋。於闐目有情，却非事實。劇作此波折，令氣勢激蕩耳。大長公主執囚青，公孫邀與壯士篡取之，《出獄》、《鬧莊》諸折所本也。谷蠡休屠，本非青事，李廣、公孫弘、寶嬰、韓安國，皆不過點綴生情。青娶傾城，與從前埋伏相應。《漢書》云：衛青，字仲卿。其父鄭季，河東平陽人也，以縣吏給事侯家。平陽侯曹壽，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，季與主家僮衛媼通，生青。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，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，故青冒姓為衛氏。青為侯家人，少時歸其父，父使牧羊。民母之子，皆奴畜之，不以為兄弟數。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，有一鉗徒相青曰：貴人也，官至封侯。青笑曰：人奴之生，得無答罵，即足矣，安得封侯事乎。青壯為侯家騎，從平陽主。建元元年春，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。皇后，大長公主女也，無子，妒，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，妒之，乃使人捕青。青時給事建章，未知名。大長公主執囚青，欲殺之。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，故得不死。上聞，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，及母昆弟貴，公孫敖由此益顯。子夫為夫人，青為大中大夫，元光六年，拜為車騎將軍，擊匈奴，出上谷。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，出代郡。青賜爵關內侯。元朔元年春，衛夫人有男，立為皇后。明年，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，封長平侯。五年春，青將三萬騎出高闕，逐右賢王，得裨王十餘人，衆萬五千餘人，畜數十萬，引兵至塞。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，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，封三子皆為侯。公孫敖亦封合騎侯，公孫戎奴封從平侯。按戎奴當即指為鐵勒奴者。青既尊貴，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，就國，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，左右皆言大將軍。主笑曰：此出吾家，常騎從我，奈何。左右曰：於今尊貴無比。長公主風白皇后，皇后言之上，乃召青尚平陽主。

## 著 錄

清·支豐宜《曲目新編·國朝雜劇》《梧桐雨》、《一文錢》，右二種徐復祚作。

清·姚燮《今樂考證·著錄三·明雜劇》徐陽初一種，棚庵居士云：此劇足為錢虜針砭，宗門棒喝。案：陽初即徐復祚，陽初其號也。此種刻入《盛明雜劇》，署曰破慳道人作。

又《著錄七·明院本》徐復祚三種：《紅梨》、《梧桐雨》、《宵光劍》。案：《紅梨》刻本署陽初子，即復祚，亦號破慳道人，《一文錢》劇中署名也。《宵光劍》本，《曲考》入無名氏。葉堂云：《紅梨》詞旨亦極爾雅，嫌其筆力樸弱，每一二曲後即有捉衿露肘之態。

清·王國維《曲錄》卷三《一文錢》一本，明徐復祚撰。

## 王 衡

## 論 說

明·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卷二五 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《真傀儡》、《沒奈何》諸劇，大得金、元本色，可稱一時獨步。然此劇但四折，用四人各唱一折，或一人共唱四折，故作者得逞其長，歌者亦盡其技；王初作《鬱輪袍》，乃多至七折，其《真傀儡》諸劇，又只以一大折了之，似尚隔一塵。

明·祁彪佳《遠山堂劇品·妙品》《鬱輪袍》：或云：王辰玉既奪解，忌之者議論紛起。此眉山山人作之以解嘲者。罵得痛快處，第恐又增一翻感慨。急須文殊大士當頭棒喝，方證無字禪。

## 傳記

明·婁堅《緱山子傳》 緱山子者，王太史辰玉之別號也。君天資警

敏，又少而勤學，甫習經義，即已趨高朗駿發，度越尋常矣。未幾，試於有司，三冠其儔，而意乃夷然。凡所目擊耳聞，莫不歎羨以爲遠器。娶於嘉定金氏，文肅公鄉薦之同年友也。婦兄兆登字子魚，自是數求友於邑，始與張君定安同硯席，仲慧其字也。又因張而交唐時升字叔達，及予婁堅子柔。既而讀書支硎山房，則與華亭陳仲醇俱，皆其弱齡也。君於受經之暇，出入內閣，見其女兒獨居小樓，修默存之道，往往群仙宵降，天樂空來，甘露飄灑，蓋屢睹光景而不覺心動焉。久之道成，請於父母，同往徐氏墓田，以白晝化去，遠近來觀。耆年宿德，咸共咨嗟瞻仰。若君之目睹而神往，積以歲月，又何如也。第方誦法周孔，譚思經史，未遑耳。君之別自爲號，聊以志也。當是時，文肅公、琅邪弇州公相與歎日月之如流，而貴盛難久居也，遂築觀於城西南，中堂以供龕，東西二各處一焉，而署之曰恬澹，殆欲躡揚許之蹤，窺性命之奧。而未幾文肅公迫於內召，弇州亦起贊留樞，雖裴袁蕭遠之運命，已企羨淵明之歸來矣。居久之，爲歲戊子，君之秋試程文極爲主司所賞，擢爲第一，衆皆歎服。顧以文肅公之在事也，清介已絕人，而剛方又忤俗，如君之才敏文瞻，猶未免於覆試。迨乎忌才者無瑕可蹈，傍觀者公論益彰，然君且因是更澹於世味矣。遂留侍公，朝夕圖史之暇，偕其友策蹇入山，每慨焉興歎，思浮遊塵埃之外，蟬蛻汙濁之中，而未能也。既而奉侍吳太夫人東還。自後文肅公嘗一乞假歸省，纔半歲，連三使召還，遂陟首揆。是時也，人皆稱公以清峻絕干謁爲忠，而君以恭謹防隙瑕爲孝云。比歲甲午，公累疏懇乞謝事，歸侍母夫人听夕，得睹其壽終焉。自公宅憂，君內奉二親，外應賓客，暇而修其文章，如是者又數年，而中禮部試。泊對大廷，皆第二人。臚傳之日，天顏有喜，顧謂侍臣曰：王先生有子。一時爭傳之以爲榮。乃君猶不能無憾者，母夫人之前逝也。未幾，以升儲大典奉詔馳諭東南四郡而還，比歸覲，文肅公喜而迎慰之，第對曰：兒今日以後，有長依膝前而已。遂乞終養云。自公家居，蒙恩特赦行人存問，俄又召還者

皆至再，遠近皆所欣慕，而君獨竊歎曰：此殆吾父子畢命之期乎。已而君病，病以鬱且瘁，遂不復能起。嗚呼，君於學問文章，自少及強不怠，益勤經史，而外泛覽於諸子百家，殆無隙晷，且丹鉛其傍以識焉。誠欲有所用之，非徒以炫博而已。顧自早歲知名，迄乎登第，精力方強，曾未及施用，而身已疲於過客矣，豈不可惜哉。初，予過州城，讀書琅邪蘿菴園，密邇君第，每一過從，往往淹留，及於文字之飲以爲樂。其後又久縻貢園，相去差遠，不暇數相求，而異時把酒論文之樂，時復如昨。君每文成，輒以相示，間有求全，即時改定。蓋其虛而能受，又若此。猶記嘗一日雨中三過，則皆自城南客舟還也，同伯留之，少淹再辭不暇，及三乃留，明燈相對，當杯而歎：涉世之糾紛，豈若閒居之清暇。低回者久之。君於讀書綴文，必以古人爲師，然不屑屑求肖於形模，而務以豁其胸懷，往往造於自得。凡其寄情翰墨者，輒乎獨創，而極之於宏肆偉麗然後已。雖人皆知其長才，而或未悉其沈思。獨所與同筆硯者，能名言之耳。以君之才之志，使得究其所學，踵在昔之儀刑，爲流俗之砥礪，豈可量哉。而年甫及衰，用未少展，譬猶花榮而未茹其實，淵深而尚屯其膏，豈獨執友之歎道窮，實亦通國之傷埋玉者也。予蓋嘗叙次其遺文，而猶未悉其雅尚，故於尚寶之請，傷其進未及於施用，退不獲於遂初，輒別爲之傳，以俟後之能知君者焉。

清（崇禎）《太倉州志》卷一三 王衡，字辰玉，號緱山。錫爵子。生

而頎然，白皙。讀書五行俱下。舉華亭陳繼儒習業支硎山中，月明賦詩，嘗舉酒刻成詩，限酒寒得罰以爲適。錫爵忤江陵，衡年十三，倚膝前誦《歸去來辭》。錫爵笑曰：去不決，將爲寧馨笑。即日歸。錫爵既柄用，戊子應北京鄉試，中解首。禮部郎中高貴疏衡有私，錫爵疏，辭語頗憤，詔令官午門復較。衡通敏，人且歎服。刑部主事饒仲猶疏不已，上怒譴仲。衡聞，語錫爵請解，錫爵乃疏救伸，天下以此多重之。辛丑成進士，廷對爲第二人，如其父，授編修。是歲奉使江南，因請終養。久之，病瘍。病二年，竟卒，年四十九。衡詩文俱名家，尤長經世畧，注意邊務。侍父京邸，頗有所左右，第不欲自顯。弇州負天下望，後輩咸出門下。衡猶倔彊，以通家子見。弇州得衡詩文，輒呼才士。衡屈伏十年，所有不同，每寓歌詠，傲元人詞曲作戲劇，論者多惜其未用。

清·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丁集下 衡，字辰玉，太倉人。少傳文

肅公錫爵之子也。年十四，作和《歸去來詞》，以諷江陵，館閣中爭相傳寫。長而學殖益富，能詩善書，散華落藻，名動海內。萬曆戊子，舉順天鄉試第一。少傅方執政，言者攻之急，少傅陳辯亦甚厲，而天下不以譏少傅者，以辰玉真才子，不愧舉首，都人士皆耳而目之也。越十年，辛丑，舉進士廷試第二人，神宗問知爲少傅子，父子科名相似，爲之歎息，授翰林院編修，省覲乞歸，屬疾不起。辰玉少爲詩，落筆數千言，已而多所持擇，每一詩就，輒悄然不自得。其友唐叔達規之曰：「探珠於淵，探玉於山，夫何容易，子殆將進也。辰玉自以宰相之子，當通達古今治體，講求經世要務，又奮欲以制科自見，窮日夜之力於斯二者，而以其餘力爲詩。讀其詩者，知其才器無所不有，固不盡於詩，而詩亦不足以盡辰玉也。」

清（康熙）《江南通志》卷四三 王衡，字辰玉。錫爵子。與華亭董其昌、陳繼儒、練川唐時升、婁堅輩，以文行相砥礪。錫爵忤張居正，時衡年十六，和淵明《歸去來辭》以寄。錫爵笑曰：「吾不去，將爲孺子笑。」即日歸。萬曆戊子，北闈領解，忌者言其有私，得覆試，援筆立就，人皆嘆服。辛丑成進士第二人，授編修，乞終歸養，尋卒。有《緱山集》。

清（康熙）《廣輿志》卷三 錫爵子。未第時，文名動海內，後廷試第二。神宗問知爲錫爵子，父子科名相侶，爲之嘉嘆。

清（乾隆）《鎮洋縣志》卷一二 王衡，字辰玉，號緱山，錫爵子。生而頹然，讀書五行俱下。【略】戊子，入北闈中解首，禮部郎中高貴、刑部郎中饒伸文章，疏衡有私。詔會官覆試，衡淹洽通敏，經書、論策各一，援筆立就，人皆嘆服。上怒，譴貴杖仲。衡問語錫爵請解，錫爵乃疏救仲、貴，天下以此多之。辛丑成進士，廷對爲第二，如其父，授編修。是歲，奉使江南，因請終養。久之，病瘍，二年竟卒，年四十九。衡博覽群書，尤長經世略，注意朝典邊務。侍父京邸，頗有所左右，居家孝友廉謹，絕干請，贈親渾，德隱行，多可稱述。卒之日，錫爵哭子文云：「有士如此，國不能盡其用；有子如此，父不能終其養。海內傳誦，哀而惜之。」

## 紀事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七《真傀儡》 係明人雜劇，姓氏無可考。或云王衡所撰，寓其父錫爵家居時混迹市廛，不矜富貴，有如杜祁公也。或又云爲申時行而作。時行罷相，閒遊村墅，與田夫野老問答竟日，故時人作此劇以美之。二說未知孰是。按杜衍本傳，衍出入從者十餘人，不肯爲居士服以竊高名，則必無道帽深衣，入傀儡場中之理。惟可談所載相合，但與正史不合。至諫議三公入市彈本及賜白玉壽杖等物，則作者撮撰，非實事也。《宋史·杜衍傳》云：「衍清介不殖私產，既退，寓南都，凡十年，第室卑陋，才數十楹，居之裕如也。出入從者十許人，烏帽皂履，綈袍革帶。或勸衍爲居士服，衍曰：『老而謝事，尚可竊高士名耶。』宋朱或《可談》云：『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，不事冠帶。一日在河南府客次，道帽深衣，坐席末。會府尹坐衙，皂不識其故相。有運勾至，年少貴遊子弟怪祁公不起揖，厲聲曰：『足下前任甚處。』祁公曰：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』《劉賓客嘉話錄》：『大司徒杜公在維揚，也嘗召賓幕閒話：我致政之後，必買一小驢八九千者，飽食訖而跨之。著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。又曰：郭令公位極之際，嘗慮禍及，此大臣之危事也。司徒深旨，不在傀儡，蓋自污耳。司徒公後致仕，果行前志。諫官上疏，言三公不合入市。公曰：『吾計中矣。計者，即自污耳。』按此則傀儡蓋杜佑事，作者以姓同傳會也。」

## 著錄

清·黃文暘、佚名《重訂曲海總目·明人雜劇》 王衡字辰玉，又號綠野堂主人。《鬱輪袍》 國朝石牧所作名同。《哭倒長安街》、《真傀儡》、《没奈何》。清·支豐宜《曲目新編·明人雜劇》 《鬱輪袍》、《哭倒長安街》、《真傀儡》、《没奈何》，右四種，王衡作。

清·姚燮《今樂考證·著錄三·明雜劇》 蘅蕪室一種，《再生緣》。  
清·王國維《曲錄》卷三《鬱輪袍》一本，《真傀儡》一本，《長安街》一本，《沒奈何》一本。右四種，明王衡撰。

## 吳世美

### 論說

又卷下《驚鴻》：楊、梅二妃相妬事，佳。詞亦秀麗。第以國忠相而後進太真，於事覺顛倒耳。

明·呂天成《曲品》卷上 吳叔華逸藻出於世家。

### 紀事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一〇《驚鴻記》 明萬曆時人作。有沈肇元序，稱吾友仲子所爲。又周鄭王序稱余兄仲氏。又自署多口洞天人編。按百家姓周吳鄭王，此云周鄭王者，隱一吳字。多口洞天者，亦吳字也，蓋吳姓而伸其字者。記梅妃驚鴻舞，據妃傳及開元天寶遺事。第祿山之亂，梅妃實死于兵。今記稱梅妃避跡菴觀，後復入宮，蓋傳奇家不得不如此收場耳。漢邸計陷梅妃，亦非實事。楊妃事本《楊太真外傳》，詳《長生殿》劇內。唐曹鄴《梅妃傳》云：梅妃姓江氏，名采蘋，莆田人。開元中，高力士使閩越，見其少麗，選歸侍明皇，大見寵幸。東西兩宮幾四萬人，自得妃，視如塵土。妃善屬文，自比謝女，性喜梅，所居欄檻悉植數株，土榜曰梅亭。梅開賦賞，至夜分，尚顧戀花下不能去。上以其所好，戲名曰梅妃。妃有《蕭蘭》、《梨園》、《梅花》、《鳳笛》、《玻盃》、《剪刀》、《綺窗》八賦。是時承平日久，上于兄弟間極友愛。日從燕閒，必妃侍側。上命破橙

往賜諸王，至漢邸，潛以足躡妃履。登時退閣，上命連趣，報言適履珠脫綴，綴竟當來。久之，上親往命妃，妃拽衣迓上，言胸腹病作，不果前也，卒不至，其侍寵如此。上嘗顧諸王戲曰：此梅精也。吹白玉笛，作驚鴻舞，一座光輝。會太真楊氏入侍，寵愛日奪，竟爲楊氏遷于上陽東宮。上憶妃，夜遣小黃門持燭，密以戲馬召妃，至翠華西閣叙舊愛，繼而上失寤。侍御驚報曰：妃子已居閣前，當奈何。上披衣，抱妃藏夾幙間。太真既至，問梅精安在。上曰：在東宮。太真曰：乞宣至，今日同浴溫泉。上曰：此女已放屏，無並往也。太真語益堅，上顧左右不答。太真大怒曰：看核狼籍，御榻下有婦人遺舄。夜來何人侍陛下寢，歡醉至于日出不視朝，陛下可出見群臣，妾止此閣以俟駕回。上愧甚，拽衾向屏復寢，曰：今日有疾，不可臨朝。太真怒甚，逕歸私第。上頃覓妃所在，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。上怒斬之，遺舄并翠鈿，命封賜妃。妃謂使者曰：上棄我之深乎。使曰：上非棄妃，誠恐太真惡情耳。妃笑曰：恐憐我則動肥婢情，豈非棄也。妃以千金壽高力士，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《長門賦》，欲邀上意。力士方奉太真，且畏其勢，報曰：無人解賦。妃乃自作《樓東賦》。太真聞之，訴明皇曰：江妃庸賤，以諛詞宣言怨望，願賜死。上默然，會嶺表使歸，妃問左右：何處驛使來，非梅使耶。對曰：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。妃悲咽泣下。上在花萼樓，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，妃不受，以詩付使者曰：爲我進御前也。曰：柳葉雙眉久不描，殘妝和淚污紅綃。長門自是無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上覽詩，悵然不樂，令樂府以新聲度之，號《一斛珠》，曲名始此也。祿山犯關，上西幸，太真死。及東歸，尋妃所在，不可得。後上暑月晝寢，髻髻見妃隔竹間泣曰：昔陛下蒙塵，妾死亂兵之手，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。上駭然流汗而寤，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，無獲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，豈在是乎。上自命駕，令發視，纔數株，得尸。視其所傷，脇下有刀痕。上自製文誄之，以妃禮易葬焉。唐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云：明皇正寵楊妃，不視朝政。安祿山初承聖睦，因進助情花香百粒，大小如粳米而色紅。帝祕之曰：此亦漢之慎卹膠也。又云：念奴者，有姿色，善歌唱，未嘗一日離帝左右。每執板當席顧盼，帝謂妃子曰：此女妖麗，眼色媚人，每歌則聲出朝霞之上，雖鐘鼓笙竽嘈雜，而莫能遏，宮妓中帝之鍾愛也。又云：宮妓永新者，善歌，最受明皇寵愛。每對御奏歌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。帝嘗謂左右

曰：此女歌直千金。

## 著錄

清·佚名《古人傳奇總目》《驚鴻》：吳叔華作。（江采蘋）事。  
清·黃文暘、佚名《重訂曲海總目·明人傳奇》：吳世美：《驚鴻記》。  
清·姚燮《今樂考證·著錄六·明院本》：吳世美一種：《驚鴻》。  
清·王國維《曲錄》卷四《驚鴻記》：一本，明吳世美撰。

## 陸士璘

## 論說

明·祁彪佳《遠山堂曲品·具品》《雙鳳》：趙范、趙葵當金虜猖獗時，以兩書生而擒李全，走楊姑，收棗陽之捷，真不愧雙鳳名矣。詞多北音，故覺音韻不叶。

## 紀事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一一《雙鳳記》：明陸華甫撰。演趙范、趙葵事也，兄弟皆立功，故曰《雙鳳齊鳴記》。趙范兄弟破李全事，見《宋史》及紀事本末。此記多實事，惟言李全妻途遇范葵，贈之以馬，及全與范葵奪功成隙，皆是增飾。又平李全時趙方已沒，賜婚及為李燔燬，亦是點綴。楊氏婢海棠，係憑空撰造。楊氏與李全比試成親，事出稗史。韓侂胄、史彌遠，隨意點入。《宋史》：趙葵，字南仲，京湖制置使方之子。與

兄范俱有志事功，方器之，遣從南康李燔為有用之學。每聞警報，與諸將偕出，遇敵則深入死戰。諸將唯恐失制置子，盡死救之，屢以此獲捷，其後累立戰功。寶慶元年，范知揚州，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。紹定元年，葵出知滁州，李全之獻俘也，朝廷授以節鉞。葵策其必叛，上書丞相史彌遠，又言于朝。彌遠猶未欲興討，參政鄭清之贊決之，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。范刻日約葵共事，全攻揚州東門，葵親出搏戰。全在隔濠立馬相勞苦，問全來何為。全曰：朝廷動見猜疑，今復絕我糧餉，我非背叛，索錢糧耳。葵曰：朝廷資汝錢糧，寵汝官職，待汝以忠臣孝子。而乃反戈攻陷城邑，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。汝云非叛，欺人乎。欺天乎。全無以對，彎弓抽矢向葵而去，於是數戰皆捷，遂殺全。事見《全傳》。進葵福州觀察使，未幾，授淮東制置使，兼知揚州。范，字武仲，少從父軍中立戰功。及官淮東安撫副使，與弟葵決謀討賊，戮全。進兵部侍郎，淮東安撫使，兼知揚州。《紀事本末》云：寧宗嘉定七年，金灘州李全兵起。全，灘州北海農家子，銳頭鷹目，權譎善下人。弓馬超捷，能運鐵鎗，人號李鐵鎗。河北山東群盜寇掠州郡，皆衣紅衲襖，時目為紅襖賊。全與仲兄福，亦聚眾數千，鈔掠山東，劉慶福等皆附之。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于益都，安兒入海墜水死，其妹四娘子姣悍善騎射，劉全收餘黨奉之，稱曰姑姑。眾萬餘，掠食至磨旗山，李全以其眾附之。楊氏因與私通，遂以為夫。紹興十一年正月，李全率眾來歸，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。金石州賊馮。天羽黨國安用來降，詔同知孟州事，其後國安用歸于李全。十五年十二月，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。李全逼淮東，制置使許國自縊。知揚州趙范請討之，史彌遠不聽。紹定三年二月，起復趙范、趙葵，節制鎮江滁州軍馬。三年五月，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，京東鎮撫使，全不受命。治船自淮口及海相望，欲先據揚州以渡江。分兵徇通泰以趨海，且以捕盜為名。水陸數萬，徑搗鹽城，入據之。趙范、趙葵謂全必反，累疏力言，史彌遠不納，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，李全給通判趙敬夫，為求誓書鐵券。敬夫得史彌遠書，勸全歸楚州，全擲書不受。敬夫恐，亟迎趙范于鎮江。范刻日約葵，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。時全攻下泰州，將趨揚，聞范葵已入揚城，乃鞭其將鄭衍德曰：我計先取揚州渡江，爾曹勸我取通泰。今二趙已入揚州矣，江其可渡耶。既而曰：今惟有徑搗揚州耳。遂分兵守泰。而悉眾攻揚州，屢戰，全

## 葉憲祖

### 論說

明·呂天成《曲品》卷上 桐栢南宮妙選，東海英流。曼倩偶儻而陸沈，季子揣摩而脫穎。掀髯共推咳唾，折齒不廢嘯歌。

又《玉麟》：三蘇事，舊有《麟鳳記》，極輕倩。美度初爲之刪定，遂盡易其舊。詞致秀爽，尤宜喜筵。

又《雙卿》：本傳雖俗，而事奇，予極賞之，貽書美度以新聲，浹日而成。景趣新逸，且守韻調甚嚴，當是詞隱高足。

又《鸞鏡》：杜羔妻寄外二絕，甚有致。曲中頗具憤激。唐時進士題名後，可以遍閱諸妓。必作羔醉眠青樓之狀，而其妻醉眠何處之句，猜來有情耳。插合魚玄機事，亦具風情一班。溫飛卿最陋，何多幸也。

又《四豔》：選勝地，按節氣，賞名花，取珍物，而分扮麗人，可謂極排場之致矣。詞調俊逸，姿態橫生。密約幽情，宛宛如見，卻令老顛没法耳。

又《金鎖》：元有《寶娥冤》劇，最苦。美度故向此中寫出，然不樂觀之矣。

明·王驥德《曲律》卷四 姚江有葉美度進士者，工雋摹古，撰《玉麟》、《雙卿》、《鸞鏡》、《四豔》、《金鎖》，以及諸雜劇，共十餘種。

又 今之詞曲，即古之樂府也。吾友桐栢生嘗取古樂府中所列百餘題，盡易今調，爲各譜一曲。其詞亦雅麗可喜，大是佳事，勤之已爲刻行。

明·佚名《雙修記序》 居士精詞曲，其所作《玉麟》、《四豔》諸記，皆爲世膾炙。精究佛理，篤信淨土。暇日取《劉香女小卷》，被之聲歌，名《雙修記》。

明·祁彪佳《遠山堂劇品·雅品》 《北邙說法》 南北一折：實地說

兵多敗。乃列砦圍三城，制司總所糧援俱絕。全乃張蓋奏樂于平山堂，布置築圍。范出師大戰，獲全糧數十艘。四年正月，全浚圍城塹。范、葵遣將出東門掩擊，蹂躪甚衆，賊閉壘不出。葵曰：賊俟我收兵而出耳。乃伏騎破垣間，收步卒誘之。賊兵數千趨濠側，李虎力戰，城上矢石如雨注，賊退。范、葵並出爲三陣以待之。自己至未，賊敗走。全攻城不得，欲戰不利，忽忽不樂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：是我手否。人皆怪之。范、葵夜議詰朝所向，葵曰：出東門。范曰：西出嘗不利，賊必見易。因其所易而圖之，必勝。不如出西門。全置酒平山堂，槍垂雙拂爲號。范、葵率精銳數千而西，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，張其旗幟以易之。全望見大喜，突鬪而前。范麾兵並進，葵親搏戰。諸軍爭奮，賊始疑非前日軍，欲走入土城，李虎軍已塞其甕門。全窘，從數十騎北走。葵率諸將蹙之。全趨新塘，自決水後渚深數尺。會久晴，浮戰塵如燥壤。全騎過之，皆陷淖中，不能自拔。葵軍追及，奮長槍三千餘，亂刺之，碎其屍而分鞍馬器甲，餘黨欲潰。國安用不從，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，范葵追擊，大破之，乃散去。捷聞，加范淮安撫使，蔡淮東提刑。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：二十年梨花槍，天下無敵手。今事勢已去，撐拄不行。汝等未降者，以我在故耳。遂絕淮而去。其黨納款，范許之，淮安平。《宋史·李全傳》云：葵使人瘞新塘骸骨，得左掌，無一指，蓋全支解也。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，無應。全怒，斷神像左臂。或夢神告曰：全傷我，全死亦當如是。至是果然。《紀事本末》：韓侂胄生日，趙師宰出小合曰：願獻少果核侂觴。啓之，乃粟金蒲桃小架，上綴大珠百餘顆。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，過山莊，顧竹籬草舍曰：此真田舍間氣象，但欠犬吠雞鳴耳。俄聞犬噪，蕭薄視之，乃師宰也，侂胄大笑。今見第四折中。又侂胄有愛妾張、譚、王、陳四人，皆封郡夫人。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，侂胄以遺四夫人。今第四折指爲蘇師旦所獻。又諫議大夫程松市一妾，獻侂胄，名曰松壽。侂胄曰：奈何與大諫同名。答曰：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。今亦見第四折中。

法，不作空虛語。合律之曲，正以不露才情爲妙。

又《團花鳳》：其事彷彿《鴛鴦》，而符女之認鳳釵，關目更妙。讀三《寄生草》曲，如聞遙天鶴唳。

又《罵座記》：灌仲孺感憤不平之語，櫛園居士以純雅之詞發之，其婉刺處有更甚於快罵者。此櫛園得意筆也。第四折前後兩調，各出一宮，可分爲二折。第三折止可作楔子耳。

又《寒衣記》：傳兒女離怨之情。深情以淺調寫之，故能宛宛逼肖。櫛園精工音律，於此劇北調，尤見其長。

又《易水離情》：荆卿挾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，即事敗身死，猶足爲千古快事。桐栢於死者生之，敗者成之，荆卿今日得知己矣。

又《渭塘夢》：桐栢之詞以自然取勝，不肯鑄琢。如此劇，乃其鑄琢處漸近自然，則選和練妙，別有大冶矣。夢中得物極奇，王伯彭已演爲《異夢記》。

又《會香衫》：此即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傳也。上劇止奸尼賺衫一節事耳，未盡者以次劇繼之。元人原有此體，如《西廂》之分爲五劇是也。桐栢邇來之詞，信手拈出，俱證無礙維摩矣。

又《碧玉釵》：爲《團花鳳》翻一重境界。後之歡遇也，與彼劇絕不相肖，而繁簡短長，各有佳處。

又《玳瑁梳》：鬱藍生何所見，而謂嫡之妬妾也可解，妾之妬妾也可解。乃據爲傳，寄櫛園度以清歌。纖纖團扇之怨，固自取之，即薜華亦終覺不快。惟靜妹以後進奪寵，大解人意。

又《鴛鴦寺冥勘陳玄禮》：馬鬼埋玉，此是千秋幽恨。櫛園欲爲千古洩恨耶。然古愀生之腐亦自不可少。北詞一折，幾於行雲流水，盡是文章矣。

又《芙蓉屏》：今已有譜爲全記者矣，乃櫛園以四折盡之，不覺情景之局促，則由其宛轉融暢，詞意具足耳。

又《三義成姻》：詞律嚴整。再得詞情紆宛，則兼善矣。豈弄丸之手不以繪琢爲工乎。近黃履之已演爲《雙燕記》，王伯彭已演爲《題燕記》。

又《琴心雅調》：玩其局段，是全記體，非劇體，故必八折，而長卿之事，乃陳其概。

又《龍華夢》：白娟娟之夢，至獨孤生於龍華寺目擊之；及獨孤歸，而娟娟之夢未已也。異哉。《南柯》、《邯鄲》之外，又闢一境界矣。

又《桃花源》：傳之飄灑有致。桃源一逕，宛在目前。覺許時泉之一折，不免淺促。

又《賀季真》：同一超世者也，不遇時，則爲淵明之三逕，五柳；遇時，則爲季真之一曲鑑湖。故傳季真之詞，有閒適意而絕無感慨。

又《死生緣》：此即小說中《金明池吳倩逢愛愛》也。頭緒甚繁，約之於一劇而不覺其促，乃其情語婉轉，言盡而能有餘。

又《巧配閨越娘》：郭、史爲五代間霸主能臣，櫛園主人傳以新聲，滿紙是英雄俠烈之概。八折分二劇，如《會香衫》式，而此更雜以南曲一折。

又《逸品·耍梅香》：淫奔之狀，摹擬入神，當令《西廂》拜下風。作者必有所刺。

又《西樓夜話》：越中舊有《郭鎮撫》一記，惜無善本。桐栢第記其淫縱一段耳，可以插入原記，非劇體也。

## 傳記

清（康熙）《紹興府志》卷五〇 葉憲祖，字美度，餘姚人。萬曆乙未進士，授新會令，考選入京。時黃尊素劾逆璫，憲祖以尊素姻家，左遷大理評事，轉工部主事。【略】崇禎改元，起爲南刑部郎，出守順慶，流寇道梗，人覲者失期。冢宰問憲祖，從容爲小吏申理，冢宰默然。陞湖廣副使，備兵辰沅，五谿苗入犯，憲祖累獲，總督朱燮元叙之。轉四川參政，請告，升廣西按察司，皆未任。憲祖與同邑孫鑛以古文辭相期許，其填詞直追元人，與之上下，有明辭家率推玉茗、太乙，憲祖以爲濃豔勳襲，失古淡本色，此難爲不知者道也。癸卯與同邑沈應文、楊文煥、邵圭同修邑府志。

清（康熙）《浙江通志》卷三七 葉憲祖，字美度，餘姚人。萬曆乙未進士，入爲工部主事。逆閹建祠長安街，憲祖笑謂同官曰：此天子走辟雍道也。土偶豈能起立乎。逆閹聞之大怒：吾乃爲郎所諧。削籍。崇禎間，累官至廣西按察使。與孫鑛讀書，鑛文師法王槐野；憲祖師法弇州，兩

人各自爲家，而議論則水乳。憲祖長於填詞，古淡本色，街談巷語亦化爲神奇。吳炳、袁令昭詞家名手，皆從其指授爲弟子。

清·朱彝尊《明詩綜》卷六一 憲祖，字美度，餘姚人，萬曆己未進士，除新會知縣，考選左遷大理評事，轉工部主事，坐建魏璫祠，不肯督工削籍。崇禎初起南京刑部郎中，出爲湖廣按察副使，歷官廣西按察使。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八《易水寒》 明餘姚葉憲祖所撰。

憲祖，字美度，別號六桐，填詞別號曰櫛園。萬曆己未進士，官至廣西按察使。善填詞，街談巷語，亦化神奇，得元人之髓。花晨月夕，微歌按拍，一詞脫稿，即令伶人習之。此劇演荆軻事，悉本《史記》。末云荆軻劫秦功成，逢王子晉點化仙去，係撮撰附會。《史記》云：荆軻者，衛人也。其先乃齊人，徙於衛，衛人謂之慶卿。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荆卿。荆軻既至燕，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。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居頃之，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。歸而求爲報秦王者，國小力不能。居有間，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，亡之燕，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諫曰：不可。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，足爲寒心，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。太子曰：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，歸身於丹，丹終不以迫於強秦，棄而所哀憐之交，願太傅更慮之。鞠武曰：燕有田光先生，其爲人智深而勇沉，可與謀。太子曰：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？鞠武曰：敬諾。出見田光，先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。田光曰：敬奉教。乃造焉。太子逢迎，卻行爲導，跪而敝席。田光坐定，左右無人，太子避席而請曰：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。田光曰：光不敢以圖國事，所善荆卿可使也。太子曰：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？田光曰：敬諾。即起趨出。太子送至門，戒曰：丹所報先生所言者，大事也，願先生弗泄也。田光俛而笑曰：諾。俚行見荆卿曰：光與子相善，燕國莫不知。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，幸而教之曰：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。光竊不自外，言足下於太子也，願足下過太子於宮。荆卿曰：謹奉教。田光曰：吾聞之，長者爲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，是太子疑光也。夫爲行而使人疑之，非節俠也。欲自殺以激荆卿曰：願足下急過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因遂自刎而死。荆卿遂見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避席頓首曰：燕小弱，數困於兵，今

計舉國不足以當秦。諸侯服秦，莫敢合從。丹之私計，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，闔以重利。秦王貪，其勢必得所願矣。誠得劫秦王，使悉反諸侯侵地。則不可，因而刺殺之。彼秦大將擅兵於外，而內有亂，則君臣相疑，以其間得合從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願，而不知所委命，唯荆卿留意焉。久之，荆卿許諾。於是尊荆卿爲上卿，舍上舍。太子曰：造門下，供太牢，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，恣荆卿所欲，以順適其意。久之，荆卿未有行意。秦將王翦破趙，擄趙王，盡收入其地，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懼，乃請荆卿曰：秦兵旦暮渡易水，則雖欲長侍足下，豈可得哉？荆卿曰：微太子言，臣願謁之。今行而無信，則秦未可親也。夫樊將軍，秦王購之，金千斤，邑萬家。誠得樊將軍首，與燕督亢之圖奉獻秦王，秦王必說見臣，臣乃得有以報太子。太子曰：樊將軍窮困來歸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，而傷長者之意，願足下更慮之。荆卿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見樊於期曰：秦之遇將軍，可謂深矣，父母宗族皆爲戮沒。今聞購將軍首，金千斤，邑萬家，將奈何？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：於期每念之，常痛於骨髓，顧計不知所出耳。荆卿曰：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，報將軍之仇者，何如？於期乃前曰：爲之奈何？荆卿曰：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見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揕其胸，然則將軍之仇報，而燕見陵之愧除矣。將軍豈有意乎？樊於期偏袒搢捩而進曰：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，乃今得聞教。遂自刎。太子聞之，馳往，伏屍而哭，極哀。既已不可奈何，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。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趙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乃裝爲遺荆卿。燕國有勇士秦舞陽，年十三，殺人，人不敢忤視。乃命秦舞陽爲副。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，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歌曰：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復爲羽聲慷慨，士皆瞋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軻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。遂至秦，持千斤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嘉爲先言秦王。秦王聞之大喜，乃朝服，設九賓，見燕使者咸陽宮。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舞陽奉地圖匣，以次進。至陛，秦舞陽色變振恐，群臣怪之。荆軻顧笑舞陽，前謝曰：北蕃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振懼。願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畢使於前。秦王謂荆卿曰：取武陽所持地圖。荆軻取圖奏之，秦王發圖，圖窮而匕首見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

至身，秦王驚，自引而起，袖絕。拔劍，劍長操其室。時惶急，劍堅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軻逐秦王，秦王環柱而走。群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盡失其度。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。諸郎中執兵，皆陳殿下，非有詔召不得上。方急時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軻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無以擊軻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。秦王方環柱走，卒惶急不知所爲。左右乃曰：「王負劍。」負劍，遂拔以擊軻，斷其左股。荆軻廢，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，不中，中銅柱。秦復擊軻，軻被八創。軻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罵曰：「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。於是左右前殺軻。秦王大怒，益發兵詣趙，詔王翦軍以伐燕。」

又《鸞鏡記》 溫庭筠與魚元機分鑷合鑷事，無所出。中云他們通是崑山腔板，覺得冷靜，則係明季人作無疑矣。按《唐詩紀事》：杜羔不第，其妻趙氏先寄一詩云：良人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回。如今妾面羞君面，君若來時傍晚來。羔得詩，即不回家，及登第，又寄一詩云：長安此去無多地，鬱鬱蔥蔥佳氣浮。良人得意正年少，今夜醉眠何處樓。又按《全唐詩話》云：溫庭筠才思艷麗，工于小賦，每入舉場，多爲鄰鋪假手。時宣宗愛唱《菩薩蠻》詞，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，戒令勿洩，而遽言于人，由是疎之。《南部新書》又云：令狐綯以姓氏少，族人相投者不憚其力，由是遠近趨之，至有姓胡冒令者。故庭筠有天下諸胡盡帶令之謔。至魚元機，本西京咸宜觀女道士，讀書善屬文，而行多不檢，後以笞殺女奴綠翹事下獄。實未嘗適庭筠。庭筠亦終身未登第。按《新唐書》云：庭筠少敏悟，工爲詞章，與李商隱皆有名，號溫李。然薄於行，無檢幅。又多作側詞艷曲，與貴胄裴誠令狐渢等蒲飲狎昵。數舉進士不中第。思神速，多爲人作文。大中末試有司，廉視尤謹，庭筠不樂，上書千餘言，然私占授者已八人，執政鄙其爲，授方山尉。徐商鎮襄陽，署巡官，不得志去，歸江東。令狐綯鎮淮南，庭筠怨居中時不爲助，過府不肯謁。丐錢揚子院，夜醉，爲邏卒擊折其齒，訴於綯。綯爲劾吏，吏具道其汙行，綯兩置之。事聞京師，庭筠徧見公卿，言爲吏誣染。俄而徐商執政，頗右之，欲白用。會商罷，楊收疾之，遂廢卒。今傳奇所載合鑷圓成事，屬附會也。杜羔登貞元進士第，終工部尚書，贈右僕射。按羔在貞元中登第，而庭筠至宣宗大中時，尚試有司，相去三四十一年，二人不得爲好友。魚元機乃補闕李億之妾。億字子安，元機

有寄子安詩可證。雖與庭筠相識，未必屬意庭筠，無所爲嫁庭筠事也。劇中以鸞鏡作關目，分鑷合鑷，以元機配合庭筠，蓋作者之意，以庭筠有才而淪落，元機有才色而飄零，以爲二人相偶，庶幾無憾耳。杜羔有妻寄詩事，引作合傳，不暇攷時代也。

又《金鎖記》 元人關漢卿有《寶娥冤》劇云：楚州寶天章有女端雲，幼與蔡婆爲養媳婦，改名寶娥。及成婚二載，蔡子病死，娥守節奉姑。有草澤醫人號賽盧醫者，負蔡婆金，蔡婆往索。盧醫誑至郊外，繩勒蔡婆，遇張驢兒父子救蔡婆命，盧醫遁走。驢兒問知蔡婆家事，父子俱入蔡宅，張老欲妻蔡婆，驢兒欲妻寶娥。蔡婆感其拯救，又畏其劫制，將委曲從之。而寶娥抗節，詬罵驢兒。驢兒忿蔡婆死，則寶娥益孤弱，惟其所爲。遂向盧醫市毒藥，乘蔡婆病，索羹湯，以藥攪入，令寶娥奉之。泊娥進羊羹，姑忽嘔泄，不能飯。張老取食之，流血而死。驢兒逼寶娥爲妻，不從，遂控於官，言娥用藥殺翁。吏讞不審，竟抵娥罪。行刑時，血逆流似白練，六月飛霜。死後，楚州大旱，赤地三年。會寶天章爲兩淮提刑廉訪使，娥魂訴冤，覆讞前案，具得情實。置驢兒極刑，并定賽盧醫之罪，而建道場薦度寶娥。今作《金鎖記》者，不知何人。通劇全本此事，寶娥不死，以便團圓也。蔡昌宗名添出，項掛金鎖，乳名鎖兒，此記名金鎖之故。母魯氏，姓亦添出。父本端，故端雲改寶娥，張老改作張母。蔡婆以昌宗金鎖付寶娥，娥拜禱祠堂墜地。爲張驢兒拾去，遂與賽盧醫買砒霜，後竟以金鎖爲證。據此關目，與元劇異者。昌宗覆舟入龍宮，與海龍王第三女少娥成親，是因昌宗無處出頭，作此波折也。驢兒越獄，不曾典刑，雷震而死，亦與元劇異。

清（乾隆）《辰州府志》卷三四 葉憲祖，字美度，浙江餘姚人。由進士歷官刑部主事，出守順慶，崇禎八年，湖廣副使。兵備辰沅時，五溪苗入犯，憲祖屢有斬獲。總督朱燮元叙其功，轉四川參政，陞廣西按察使，皆未任。自以古文詩詞相期許，尤長於填詞。

清（同治）《芷江縣志》卷二八 葉憲祖，字美度，浙江餘姚人。萬曆己未進士，授新會令。考選入京，遷大理評事，轉工部主事，以忤逆賢建祠，削籍歸。崇禎改元，起南京刑部主事，出守順慶，陞湖廣副使。兵備辰沅時，五溪苗叛，憲祖累有斬獲，總督朱燮元叙之。轉四川參政，陞按察使。自以古文詩詞相期許，縱筆所如，無心離合，所長尤在填詞，直逼元人。

清（光緒）《餘姚縣志》卷二三 葉憲祖，字美度，號六桐，逢春子也。萬曆四十七年進士，知新會縣。盜魁梁阿穗行劫十餘年，憲祖竟得之。尤勤課士，建摩青館，招致學者，以治績爲注擬臺省，魏忠賢忌其爲黃尊素姻婭，左遷大理評事，轉工部主事。【略】有隣水程受者疏冤聽鞠，莫可誰何。既而聚衆走險，咸虞生變。偶獄囚自陳與程連情，願致案下，憲祖給符令往，程得符，泣下受服。擢辰沅副使，屢斬獲叛苗。最古冲之捷，總督朱燮元上其功，轉四川參政，廣西按察使，未赴，以疾歸。憲祖與孫鑛以古文辭相期許，鑛刻畫字句，憲祖縱筆匠心，不沾沾於離合，所長尤在填詞，直追元人。又與沈應文、楊文煥、邵圭同修邑志。孫旦貢生，以古文名於時。

## 著 錄

清·佚名《傳奇彙考標目》卷上 葉憲祖，字相攸，號桐柏，餘姚人。《玉麟》三蘇事、《雙卿》、《鸞鏡》、《四艷》、《金鎖》一云袁于令作，或云桐柏初稿，袁于令又改定之。

明·佚名《古人傳奇總目》《鸞鏡》，葉桐柏作，杜羔事。

又《玉麟》，葉桐柏作，三蘇事。

又《雙卿》，葉桐柏作。

又《四艷》，葉桐柏作，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事。

清·黃文暘、佚名《重訂曲海總目·明人傳奇》 葉憲祖：《金鎖記》，《玉麟記》國朝張世漳所作名同，《四艷記》，《雙卿記》，《鸞鏡記》。

又《明人雜劇》 葉憲祖字六桐，又號櫛園居士。《碧蓮繡符》，《丹桂鈿盒》，《天桃紈扇》，《素梅玉蟾》，《北邙說法》，《團花鳳》，《易水寒》。

清·支豐宜《曲目新編·明人傳奇》《金鎖》、《玉麟》、《四艷》、《雙卿》、《鸞鏡》，右五種葉憲祖作。

又《明人雜劇》《碧蓮繡符》，《丹桂鈿盒》，《北邙說法》，《團花鳳》，《天桃紈扇》，《素梅玉蟾》，《易水寒》，右七種葉憲祖作。

清·姚燮《今樂考證·著錄三·明雜劇》 葉六桐九種：《灌將軍使酒罵座記》、《金翠寒衣記》、《北邙說法》、《俏佳人巧合團花鳳》、《壯荆

詞曲總部·戲劇家部·明代戲劇家分部·葉憲祖 余翹

卿易水離情》、《天桃紈扇》、《碧蓮繡符》、《丹桂鈿盒》、《素梅玉蟾》。

又《今樂考證·著錄六·明院本》 葉憲祖五種：《金鎖》、《玉麟》、《四艷》、《雙卿》、《鸞鏡》。信州鄭仲夔胄師氏《冷賞》云：余《雋區》中品傳奇者詳矣。近始獲睹《鸞鏡》本，其傳事巧，遣詞俊。至春蘭分韻，替人作妾，與考試之以馬命題，尤爲篇中奇絕。斯亦張伯起之流亞也。案：沈氏《南詞新譜》以《金鎖》爲袁令照作，當誤。或另是一種。

清·王國維《曲錄》卷三《北邙說法》一本，《團花鳳》一本，《易水寒》一本，《天桃紈扇》一本，《碧蓮繡符》一本，《丹桂鈿盒》一本，《素梅玉蟾》一本，《灌將軍使酒罵座》一本，《金翠寒衣記》一本。右九種，明葉憲祖撰。

又《玉麟記》一本，《雙卿記》一本，《鸞鏡記》一本，《四艷記》一本，《金鎖記》一本。右五種，明葉憲祖撰。

## 余翹

## 論 說

明·呂天成《曲品》卷下《量江》：樊若水事，奇。全守韻律，而詞調俱工，一勝百矣。

明·祁彪佳《遠山堂劇品·雅品》《鍊骨菩薩》北三折：菩薩憫世人溺色，即以色醒之，正是禪門棒喝之法。聿雲闌度門於戲場，大暢玄風，不第詞筆之俊麗也。

## 傳 記

清（康熙）《池州府志》卷八〇 余翹，字聿雲，號燕南，銅陵人。父

敬中，官至廣東按察使。生翹甫四歲，授書即能成誦。稍長，一目數行，遂悉究經史，著爲詩古文皆有根柢。臨川湯顯祖見而奇之，呼爲小友。萬曆十九年舉應天鄉試，屢上春官不第，乃治一舫，號浮齋，乘之遍訪名勝。歸則鋤半畦，號學圃，著書其內，未幾卒，士林惜之。所著有《翠微集偶記》、《白下遊草》、《浮齋集》及傳奇數種。論者稱其文類孫樵，詩似許渾、司空圖，傳奇直逼關漢卿云。

清（康熙）《江南通志》卷四九 余翹，【略】往來湖上，傲張志和故事，峻絕貴遊，著書以老。

清（乾隆）《銅陵縣志》卷一一 余翹，天資穎異，垂髫即工詩文。有【略】《三忠傳》及傳奇數種行於世。屢上春官不第，遂憮然有玩世意焉。

## 紀事

明·余翹《題量江記》 余故不喜填詞，間制一二種，義取於章既往鑒方來而已，不欲以聲律自見也。今夏煩暑，掩扇偶披《宋史·樊淑清傳》，因惟淑清亦吾郡一奇士，郡令不聞，所以表異者。裏中人或多不悉其事，輒復假傳奇以章之。且以淑清其才，違命能用之，即不能與宋祖代興，何至遂屋其社，而乃棄以資宋，一失之林仁肇，再失之樊淑清，而李氏王氣盡矣。人言宋取南唐爲無罪，棄淑清非其罪邪，此所謂事足以鑒者也。雖然橋而渡江，亦幸違命之闇，而南唐無甚耳。乃其事之不經，去魏氏之縫囊幾何。向令朱令贊之計行宋師，安得橋而濟乎。然則淑清之策雖不可謂不奇，然本非萬全之道也。淑清誠抱萬全之策，必不至以西川之役身名俱岨矣。嗟乎，宋祖南並之志，非一日也。煜之罪，非深於景也。杜著薛良之謀，未必拙於樊氏也。彼無能求死於頸，而此以盟山河、垂竹帛。人於功名之際，有幸有不幸如此哉。爲之投筆增歎。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九《量江記》 余聿雲原編，馮夢龍更定。記樊若水量江事。按《宋史·南唐世家》，宋將有事江表。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，請造浮梁以濟師，太祖命荆湖造黃黑龍舡數千艘。及曹彬出師，乃先試于石脾口。移置采石，不失尺寸，三日而成，渡江若履平地。

李煜初聞朝廷作浮梁，語其臣張洎。洎對以長江無爲梁之事，煜乃委兵柄於皇甫繼勳，委機事于洎。每軍書告急，二人多不時通。煜一日登城，見旌旗滿野，始大懼，遂殺繼勳。又按《樊知古傳》，知古本名若水，字叔清，因召見，上命改名知古。初在南唐，舉進士不第，遂謀北歸。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，乘小舟載絲繩，維南岸，疾棹抵北岸，以度江之廣狹。遂詣闕上書，言江南可取狀，解褐授舒州軍事推官。嘗啟于上，言老母親屬在江南，恐爲李煜所害，願迎至治所。即詔煜令遣之，煜厚給齋裝，護送至境上。是南唐未嘗有若水母妻沒入掖庭之事。此係作者稍加改易，其本中弓泊即張洎，存其姓之偏旁耳。陳搏字圖南，賜號希夷先生，載《宋史·隱逸傳》。

清（光緒）《貴池縣志》卷四四 華殿師子西，以畫名，有《安慶江城圖》傳於世，元楊載題曰：華岳能詩有名，學畫，丹青亦豪放。明萬曆間，銅陵余翹作《華狀元賜環記》進御，神宗稱善。

## 著錄

清·佚名《古人傳奇總目》 余翹：《量江記》，樊若水事。

清（康熙）《池州府志》卷三〇 《翠微集偶記》，明銅陵余翹輯。《浮齋集》、《白下遊草》。

清·黃文暘、佚名《重訂曲海總目·明人傳奇》 余聿文：《量江記》。

清·支豐宜《曲目新編·明人傳奇》 《量江》，余聿文作。

清（光緒）《貴池縣志》卷四一 余翹：《齊山奇紀》一卷，《浮齋百詠》一卷，《秋浦吟》一卷，《池陽三忠傳》一卷。

清（光緒）《安徽通志》卷三三八 余翹：《懷忠錄》、《成仁記》、《池陽三忠錄》一卷。

清·王國維《曲錄》卷四 《量江記》一本，《賜環記》一本。右二種，明余翹撰。

## 朱鼎

### 論說

明·祁彪佳《遠山堂曲品·能品》《玉鏡臺》：玉鏡臺故事，元劇絕有摹擬。此不及風情，而惟鋪叙太真事蹟，於緊切處反按以極緩之節，不逮孫、范兩君及清阮堂之作遠矣。

明·呂天成《曲品》卷上 永懷談詞侶盛，方鼓吹於騷壇。

### 著錄

清·黃文暘、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·明人院本》 朱鼎：《玉鏡記》即《玉鏡臺》雜劇，復爲傳奇。

清·王國維《曲錄》卷四 《玉鏡臺》一本，明朱鼎撰。

## 卜世臣

### 論說

明·呂天成《曲品》卷上 大荒博雅名儒，端醇吉士。張衡之精巧絕世，荀爽之俊美無雙。就奇蘊爲國珍，按律蔚爲詞匠。

又《冬青》：悲憤激烈，誰諄腐儒酸也。音律精工，情景真切。吾

詞曲總部·戲劇家部·明代戲劇家分部·朱鼎 卜世臣

友張望侯曰：樵李屠憲副於中秋夕帥家優於虎邱千人石上演此，觀者萬人，多泣下者。方諸生曰：大爲義士吐氣。但當時瘞骸事，實吾邑王監簿名英孫號修竹者爲之。若唐玉潛、林景曦及謝皋羽、鄭樸翁諸人，皆王門下館客耳。蓋王係國戚，又世家也，挺身欲前，慮事洩罹禍，遂捐重資，募里中人，挾唐、林二士經紀其事。王固自諱，人遂譌傳。今已漸白。雖見王家乘及元孔希魯子常趙所跋謝皋羽《冬青樹引》，入季長洲《辨義錄》。近張太定修《會稽新志》中，載唐、林四絕句詩，乃王修竹倡之而諸君屬和者。王詩極慷慨淋漓，可爲墮淚。王亦才士，有《修竹集》，林有《霽山集》，其中倡和諸篇，皆大略可見。不然，林一羈客，唐一窮學究，非有力者爲執太阿，安所得措其手於逆髡烈焰之中，而保冬青卒無恙耶。惜不徵惠卜君一洗發之也。

又《乞塵》：發揮小杜之狂，恣情酒色，令人頓作冶遊想。吾友方諸生曰：其詞駢藻鍊琢，摹方應圓，終卷無上去疊聲，真是竿頭撒手，苦心哉。小杜風流楚楚，其鍾情髻女，注目紫雲，固豪士本色。每讀兩行紅粉及綠葉成蔭之句，輒柔腸欲絕。今記中乃兩全之，良是快事。第牧之入試吳武陵，袖《阿房宮賦》謁主試，崔郾薦至第五，不得，勃然取其賦去，竟得異等，此大可爲世之薦士者風，何不譜作實錄，而他有所據。又牛奇章鎮維揚，每夕令街卒衛杜書記夜遊，報帖盈篋，其憐才繼繼，可令千古英雄雪涕，令橫羅粉墨，毋乃冤乎。宴分司御史者是李聰，記作李聽，恐是刻本之誤，更須查定耳。

明·王驥德《曲律》卷四 大荒逋客嘗一爲《冬青記》，然亦擬舊聞。

### 傳記

清（康熙）《嘉興府志》卷一四 卜世臣字藍水，磊落不諧俗，日扃戶著書。有《掛頰言》、《玉樹清商》、《多識編》、《樂府指南》、《卮言》及《山水合譜》。孫體有傳。

## 紀事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七《冬青記》嘉興人撰，自稱橋李大荒通客，與沈璟同時，殆萬曆末年人也。所記唐珏林德陽實事。陶宗儀《唐義士傳》：唐君名珏，字玉潛，會稽山陰人。家貧聚徒授經，營滄髓以養其母。歲戊寅，有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，怙恩橫肆，勢焰燦人，帥徒役頓蕭山，發趙氏諸陵。唐時年三十二歲，聞之痛憤，亟貨家具，得白金百星許，執券行貨，又得百星許。乃具酒醪，市羊豕，邀里中少年若干輩，狎坐羶飲，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。乃斲文本爲匱，製黃絹爲囊，各署曰某陵某陵，分委之，絕地以藏，爲文而告。詰旦，事訖來集，出金羨餘，酬戒勿泄。越七日，總浮屠下令哀陵骨，雜置牛馬枯骼中，築一塔壓之，名曰鎮南。杭民悲切不忍仰視，不知陵骨猶存也。流傳京師，天怒赫赫，飛風雷號令，掉首禍者北焉，始籍籍傳唐事。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，唐出觀燈歸，忽坐隕，奄奄將絕，良久始蘇曰：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：王召君。道我往，觀闕巍巍，宮宇靚麗。有一冕旒坐殿上，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曰：藉君掩骸，其有以報。唐乃陞謁，造王前。王謂曰：汝受命寡且貧，兼無妻若子，今忠義動天帝，命錫汝伉儷子三人，田三頃。拜謝出。遂覺。踰時，越有治中袁俊齋至，始下車，爲子求師。或以唐薦，一見置賓館問曰：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，子豈其宗耶。左右指君曰：此是已。袁大駭，拱手曰：君此舉，豫讓不能抗。曳之坐，北面而納拜焉。叩知家徒四壁，惻然矜嗟，語左右曰：唐先生家甚貧，吾當料理，使有妻有田以給。不數月，二事俱備，聘婦偶故國之公女，負郭食故國之公田，所費一一自袁出。人固奇唐之節，又奇唐之遇。爾後獲三丈夫子，夢中神語，無一不合。唐又於宋常朝殿折冬青樹，植所函土堆上，作《冬青行二首》，復有《夢中詩四首》。又遂昌鄭元祐《書林義士事》云：宋太學生林德陽，字景曦，號霽山。當楊總統發陵時，故爲杭丐者，背竹籬，持竹夾，遇物即夾，投籬中。更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，取賄西番僧曰：餘不敢望，收其骨，得高家孝家斯足矣。番僧左右之，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，歸葬東嘉。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，植所函土堆上。按

《輟耕錄》袁俊齋爲珏聘婦，今記作俊齋以女妻之。俊齋名杰，記中點出。珏與德陽，本未識面，記中作兩人相遇，以作關目。

## 著錄

清·佚名《古人傳奇總目》《冬青》，卜大荒作，唐玉潛、林景曦事。又《乞麾》，卜大荒作，杜牧之事。

清·佚名《傳奇彙考標目》卷上 卜大匡，字居無考。《冬青》、《乞麾》。

清·黃文暘、佚名《重訂曲海總目·明人傳奇》 卜世臣：《乞麾記》、《冬青記》。

清·支豐宜《曲目新編·明人傳奇》《乞麾》、《冬青》，右二種，卜世臣作。

清·姚燮《今樂考證·著錄六·明院本》 卜世臣二種：《乞麾》、《冬青》。案：世臣字藍水。

清·王國維《曲錄》卷四 《乞麾記》一本，《冬青記》一本。右二種，明卜世臣撰。

## 蘇元俊

## 論說

明·祁彪佳《遠山堂曲品·逸品》《夢境》：傳黃梁夢多矣，惟此記極幻、極奇，盡大地山河、古今人物，盡羅爲夢中之境。呂仙得太陰相助，一戰入利名關，四十年窮通得喪，止成就得雪下一飯夫耳。嗟哉，世人乃逐逐魔囿乎。

## 紀事

清·佚名《曲海總目提要》卷八《黃梁夢》有二種：其一曰《呂真人黃梁夢境記》，明蘇漢英撰，係全本。其一曰《邯鄲道省悟黃梁夢》，元馬致遠撰，係雜劇。此《夢境記》，漢英所撰也。記中載呂洞賓遇鍾離雲房於華山下酒肆，共炊黃梁作飯。洞賓方午睡，雲房導入夢中。初經名利關，與守關大將力戰，遇太陰女救出，挈以歸家，遂成夫婦。入京中狀元，德宗賜兩宮女，黃金百鎰。又命帶管行人，賜一品服色，海外封王，三子皆登科第。洞賓自海外還朝，遂拜同平章事。其後忽以應對差誤，貶居沿海，途中為驛夫關吏所辱。大雪飢餓，煮白石為飧，堅硬不能嚥。被雲房喚醒，令食黃梁，始知是夢。乃隨雲房出家修道，昇入仙班。其大指本列仙傳及呂純陽集，而造飾事蹟，以見歷盡酒色財氣關頭，乃證仙果。不盡依本傳也，中間如杜佑、郭子儀、顏真卿、陸贄、盧杞、李希烈、姚令言、朱泚、李晟、李懷光等，皆隨意點綴，其事有真有假，亦皆與洞賓無涉，不過借作波瀾耳。《列仙傳》：呂巖，字洞賓，蒲州永樂縣人。貞元十四年生，異香滿室，太樂浮空，虎體龍腮，金形木質，狀類張子房。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，見雲房先生，與同憩肆中，就枕昏睡。及夢覺，遂拜為師。此劇第一齣，全用《仙傳》中語。但洞賓生貞元時，已在建中以後，而劇中乃以為建中時中狀元，不如本傳會昌中舉進士之說為當。

## 韓上桂

## 論說

明·祁彪佳《遠山堂曲品·能品》《凌雲》北，《曲藻》云：北字多

詞曲總部·戲劇家部·明代戲劇家分部·蘇元俊 韓上桂

而調促，促處見筋；南字少而調緩，緩處見眼。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，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。故自南辭易諧於耳，而北音亡矣。天遊子力返於古，為司馬長卿作北曲，詞不易宮，宮不易調，入明以來，僅見於此。但其為詞有蕪雜處，而流利覺少；且一折中用兩人唱，亦非舊式。

## 傳記

清·黃宗羲《思舊錄》 韓上桂，字孟郁，番禺人，而南京國子監丞，左遷照磨。庚午，余奉祖母太夫人在經歷官舍，與之為鄰。有梧桐一株，蓋一畝。余讀書梧桐之東，孟郁讀書梧桐之西，但隔一牆耳。孟郁始授余詩法，遂引入社。孟郁尋移居，集南中詩人，賦新秋七夕詩。余得秋字，詩成，為改數字。孟郁贈余詩極多，失去可惜。孟郁豪爽不羈，其在五羊，伶人習其填詞，會名士呈技，珠釵翠鈿，挂滿臺端，觀者一贊，則伶人摘之而去。在舊院所作《相如記》，女優傅靈修為《文君取酒》一折，便資百金。好談兵略，鬱鬱無所試而卒。錢牧齋曰：孟郁為詩賦，多倚待急就，方與人縱談大噱，呼號欲博，探題次韻，紙上颯颯然如蠶之食葉，俄而筆騰墨飽，斐然可觀。

清（康熙）《廣東通志》卷一六 韓上桂，字孟郁，號月峰，番禺人。誕之夕，其父夢美丈夫持青蓮拜呼大人，遂生。幼穎異絕，日誦萬言如宿記。好讀書，家貧不能給，常借人二十一史閱覽，一月即默識人物、地名。萬曆甲午舉於鄉，公車抵京師。一夕夢在場屋得題為晉元帝恭默思道破易水生奪去。是科，果出司馬牛問仁一章。二場以韓范招討一表，內有碎首玉塔四字，及揭榜，會元乃湯賓尹也。上桂既下第，遂怡情詩酒，與同里陳子壯、韓日績、李孫宸、李待問、李雲龍等為聲氣交。每泛舟珠江，步浮丘陟東西二樵，題詠遍勝地，而嶺外名公皆為之延譽。所著有《凌雲記》填詞、《蘆蘆稿》、《雞肋篇》、《城叻集》、《四衍詹言》。以親老求仕，初授國子監丞。未幾，轉永平通判。時宇內多邊患，邊方用兵，軍儲孔亟，南北飛輓，時有告匱。上桂下車，設法經畫，計漕之多寡，所載幾何，上下大小畫如龜形，中以十字歸，百艘如一，不錯斗石，下半月完運，邊軍賴以濟。巡撫方一藻才之，大為薦賞。上桂夙傳博學，而猶精星緯，預識崇禎甲申之變，夜觀乾象，泣

謂其子騏超與姪公躍曰：帝星失耀，京師且不測，汝二人速歸事親，吾死官守耳。其叔玉海不願歸，語上桂曰：離家萬里，同死何恨。昨夢秋荷墮手，恐非佳兆。上桂頷之。甲申三月，京師報至，鬱鬱抱病數日卒。巡撫方一藻、總兵祖大受等經紀其喪。次子駿超奉靈輻歸。

清（同治）《番禺縣志》卷四一 韓上桂，字芬男，一字孟郁。父禹梁，爛吟詠，家貧授徒，三子皆自教之。【略】年十六為諸生，聞士默特結連西部，數為邊患，慨然有投筆志。於是學擊劍馳馬，天官兵法，壬遁之書靡不研究。弱冠舉萬曆二十二年鄉試。先是倭陷朝鮮，求援於朝，師出，久無功，遂議封貢，公車抵京，詣闕上書，請以奇兵出海道，扼而殲之。【略】三十七年，丁外艱。四十四年，復登乙榜，以母老署定州學正，著《定州志略》。踰年，奔母喪歸，作《五惜》以自責。服闕，補易州學正。天啟二年赴春官，會討山東白蓮賊，賊方熾，廷議欲得儒生知兵者往覘其勢，上桂奮袂請行，首輔葉向高壯之，加國子博士，參謀究師事，忌者中以蜚語，遂不果。請假還里，以魏闖黨亂政，不仕。崇正改元，起南國子博士，改助教，歷監丞，攝如皋篆，有政，陞永平通判。【略】擢建寧同知，仍留餉邊。上桂扼腕時事，鬱鬱無所試，酒酣，拔劍起舞，慷慨悲歌，或至墮淚。【略】甲申三月，流賊陷京師，報至，慟哭不食，卒於寧遠城，完節日，撫鎮經紀其喪，次子駿奉靈輻。乾隆四十一年。賜諡節愍，祀郡邑忠義祠。

## 著 錄

清（同治）《番禺縣志》卷二七 韓上桂：《采雲山房稿》十二卷、《蓬廬稿》、《雞肋篇》、《城坳集》、《四衍詹言》、《凌雲記》填詞。

清（光緒）《廣州府志》卷九一 韓上桂，《定州志略》。

## 藝 文

明·蔡復一《遯庵詩集》卷一〇《送韓孟鬱》 鷓鴣取酒擁文君，誰

遣長安天子聞。笑殺同時無狗監，虛憑辭賦欲凌雲。韓演《凌雲記》。

## 周朝俊

### 論 說

明·王穉登《叙紅梅記》 四明周生者，余初未嘗識。己酉秋，余復有西湖之遊，宿昭慶上人房。偶於壁上見所題詩句，清宛復有生氣，余嘆賞之。上人云：此生仰王先生非一日矣，今亦寓敝刹，先生倘有意乎弗靳一面，以慰生夙志可乎。余曰：所作如此，其人可知。遂屬上人，邀之同席。觀其舉動言笑，大抵以文弱自愛。而一種曠越之情，超然塵外。余次過其寓中，見几上一帙，展視之，乃生所製《紅梅記》也。循環讀之，其詞真，其調俊，其情宛而暢，其布格新奇，而毫不落於時套。削盡繁華，獨存本色。嘻。周郎可為善願曲焉。余友緯真向製《曇花記》，李青蓮詩大行於世。緯真逝後，四明絕響。今復有周生，則緯真不能擅美於江南矣。

明·湯顯祖《紅梅紀總評》 裴郎雖屬多情，却有一種落魄不羈氣象。即此可以想見作者胸襟矣。境界紆迴宛轉，絕處逢生，極盡劇場之變。大都曲中光景，依稀《西廂》、《牡丹亭》之季孟間。而所嫌者，略於細笋圖接處。如撞入盧家，及一進相府，更不提盧氏婚姻，便就西席，何先生之自輕乃爾。此等皆作者所略而不置問也。上卷末折《拷伎》，平章諸妾跪立滿前，而鬼旦出場，一人獨唱長曲，使合場皆冷。及似道與眾妾直到後來纔知是慧娘陰魂，苦無意味。畢竟依新改一折名《鬼辯》者方是。演者皆從之矣。下卷如曹悅種種波瀾，悉妙於點綴，詞壇若此者亦不可多得。